

# 不一样的宣传单

刘卿

到小区的站点等公交车，老远就看到站点上齐刷刷地站了好多人。

从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话里，知道其中有六七个叔叔阿姨是老熟人，相约着去终点点的乡下赶大集。

正想着这么多人，我还能不能挤上公交车，又有几个人急火火地跑来，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：“阿姨，公交车应该快来了吧？”

“应该快了，间隔都快10分钟了。”其中一位阿姨说。

这时，又有两个穿着红马甲的年轻人拿着一大摞宣传单走了过来。

“看吧！不是楼房开盘的，就是饭店开业的。”“说不定是开辅导班的呢？”看着走近的两个人，他们又有了话题。我心

里窃喜，看他们谁能猜对？

两个人走过来，宣传单还没递上来，他们连连摆着手说：“小伙子是卖房的，还是开业的？我们就不要了。”

“不是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是志愿者，宣传雷锋精神的。”

“啊？”显然所有的人都猜错了，他们互相笑着，缩着的手马上又伸出去，双手接过宣传单。宣传单上，“弘扬雷锋精神，争做时代楷模”两行大字下，是雷锋的头像。

“叔叔阿姨们，雷锋精神是永不过时的，我们一起好好学习！”年轻人打个加油的手势。“给我几张，我也帮着宣传一下！”我见志愿者手里的宣传单挺多的，主动要过一些。

“看，我们打小就学习的雷

锋叔叔还是那么年轻。”有人拿着宣传单感慨道。“那时，我们每年3月就热火朝天地学雷锋做好事，真好啊。”“谁说就3月才学雷锋了？”马上有人反驳，“家伙计们，还记不记得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这歌了，唱几句呗。”有人起了头，叽叽喳喳的声音立马停下了，都跟着唱起来。

公交车徐徐开来，车上满满的人。几位叔叔阿姨没有急着往上挤，往后一闪，说：“你们几个年轻人有急事，你们先上去吧！我们都退休了，没啥事，可以等下一班车。”

透过玻璃，我听到叔叔阿姨们接着又唱上了，手里还认真地拿着宣传单。

我也赶紧把手里的宣传单发给身边的人……

## 拉开窗帘

隋欣妤 王斐娜

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在熟悉的路上，任由夕阳余晖洒在身上。我向来不太喜欢阳光，它过于耀眼，高高在上。道旁的老树上光秃秃的，影子被夕阳拉得好长，好长。

回到屋里，拉上窗帘。我像一只把自己锁在笼子中的鸟，又凄凉，又可笑。考试成绩下来了，虽然排在前20名，但总分只有610分，背得滚瓜烂熟的政治只考了68分。这个分数像一把锥子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。

妈妈进来了，轻轻拉开我的窗帘。

“你干吗？！明明知道我不……”

“已经没太阳了。”

我还想说什么，但又不打算争论，跳起来准备自己关上窗帘。瞬间，我的手顿住了——我从来不知道窗外原来这么美，夕阳下，天空镀了一层金边，鸟儿们相互追逐，在天空中享受着夜幕来临最后的狂欢，树上挂着不知其主的风铃，在风中歌唱……

“开着吧！其实分数没那么重要，你尽力了就好。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，我们继续努力。”

妈妈的话激励了我。是啊，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，继续努力就可以了。

人不是夜间生物，应该向阳而生。

## 陈守礼的难题

富周

陈守礼不再讲他徒弟堵屋里的故事，是觉得自己也不聪明。

那天，他给商铺改门，把南门堵死改走北门。他和徒弟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砌砖，刚开工不久他有事走了，等办完事回来，南门已砌好可徒弟找不到了。屋里有动静，赶紧找主家拿钥匙放人，冲徒弟劈头一句：你傻呀，垒到腿弯高还不出来从外面干？

眼下，73岁的陈守礼身体走下坡路。他不怕死，惦记的是那三间砖瓦房到底该由哪个孙子来继承。

祖传的规矩，长子长孙要从祖父那里继承三间瓦房。条件是祖父去世后，长子长孙在每年除夕悬挂家谱、摆贡品烧香祭奠。

陈守礼娶妻晚，可妻子一胎给他生了俩儿子。双棒儿一个模子刻的，任谁也分不出大小。接生婆有经验，在先到那个脚脖上拴个红布条，后来的则不拴。这一拴就是三年，期间布条也换，都是瞅准赶紧换。俩孩子一模一样，马虎一下连亲娘都分不出来，全凭一根布条做记号。后来能分清大小，是在孩子三周岁那天。家里人忙着给孩子过生日，拴布条孩子淘气，小脑袋磕上锅台角，额头缝了三针留下印迹，从此自带了记号。

陈守礼感觉自己笨，是从双胞胎同日举行的那场婚礼开始的。望着眼前模样相同的两个儿子和俊俏的儿媳，他酒喝多了忘乎所以，激发出讲故事的瘾头，透露了一个别人当乐趣而引得儿子发难的秘密。他问，有人能

说清楚谁是老大的吗？人们指指疤额新郎。他说，不对。两岁半那年，我给他俩孩子洗澡，扯下老大的布条，洗完了分不清谁是谁了，就随便拴了一个。众人哈哈大笑，额头无疤的儿子在他身旁眼神一变，爸，这是真的？陈守礼说，嗯。嘴没闭上，酒醒一半，心说坏了，自己给自己挖坑了。

当晚，他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现在我决定一件事，你们谁先生出儿子，谁就是长子长孙，将来三间房归他。他以霸道的方式制止了额头无疤儿子的挑事。

疤额儿子的孩子出生在阴历九月二十七。隔了8天，额头无疤的儿子也添了孩子，生日是闰九月初六。一下子有了两个孙子，陈守礼乐开了怀，更让他开心的是长子长孙的问题得到了解决。在给孙子报户口时陈守礼坚持使用阴历，他说，祖辈传下来的，咱村记生日都是阴历，谁敢改祖宗的规矩？

让陈守礼坐蜡的也是祖宗的阴历。来年只有一个九月，二孙子先过生日，大孙子20天后才过生日。反过来了，去年的哥哥成了今年的弟弟。

额头无疤的儿子发难，他敬老爷子两杯酒问道，爸，同一年出生的人，是不是谁先过生日谁大？陈守礼喝得心里正恣，说，那当然，“然”字一出口，立马惊醒了，感觉玩鹰让鹰啄了眼。

生日宴的结局是两个儿子不欢而散。村里从此流传歇后语：头上疤，脸上疤——就是不知谁老大。

陈守礼更愁了。

## 父亲开荒

于新良

天气越来越暖和，父亲又扛着镢头上了山。开荒种地，是他的乐事。

父亲这辈人，看见泥土就亲得不行，屁股大小的地方让他们瞅见了，也会扒拉个窝儿扔下几粒种子。此前，父亲在小区楼下用泡沫箱子装上土，种上葱、蒜、辣椒、茄子。没几天，物业找来，泡沫箱子被清理了。

于是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城外。城外，有大大小小的地块，都是像父亲一样的老人开的荒。那里每天都有他们快乐的身影，今天张三抱回个南瓜，明天李四提回筐蔬菜，还发朋友圈相互炫耀一下。有的老人干不动了，父亲就捡过来种，很快就捡到了很多地块，种的蔬菜吃不完。父亲开始种庄稼，苞米、地瓜、芋头、大豆……说起种大豆，

父亲曾乐呵呵地说：“我种的豆子破土后，一晚上工夫让野兔吃了个精光，一墩也没剩。”

除了野兔，还有山鸡光顾。父亲种的苞米破土以后，山鸡都会一棵一棵叨出来，把根部的苞米粒啄吃掉，苗儿就扔了。它们咋这么聪明呢？父亲盘着腿儿坐在树荫下看得津津有味，不去驱赶山鸡，山鸡也不怕人，吃饱了朝父亲叫一声，飞走了。父亲再重新补种苞米。

父亲成天泡在地里，对那些来偷嘴的小动物，怀有极大的仁慈和包容，顶多吼几嗓子吓跑它们。父亲说：“长翅的喜欢白天行动，长腿的喜欢夜间行动，现在鸟兽多了，也不怕人，真好！”

有个老头也来城外溜达，父亲瞅着脸生，搭讪说：“也闲着啦？”对方说：“是啊，闲着难

受，想开点荒地。”父亲说：“我有好几块地，你要不嫌弃，看中哪块接手种就是了。”对方说：“那哪成，你开点荒地也不容易。”父亲说：“有一半是我捡的，你想种就种吧。”

老头姓孙，对待土地也特别上心，爱拉呱，父亲感觉挺对撒子。老孙头种了些豆角、茄子等蔬菜，眼瞅着要收获了，没想到脑中风下不来床了。后来，父亲把收获的蔬菜给人家送了过去。

春日里刨了一头晌，父亲把老孙头那块地也刨翻了一遍，用镢头把每块土坷垃都捣得细细的，耙得平平的。过路熟人问，打算种啥？父亲说：“等回头看看老孙头想种啥？”对方说：“老孙头那样子，还能好啊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就好了！”

## 我怕人工智能

王珉

在国产科幻电影的代表作品《流浪地球》的剧情中，有关于超级人工智能Moss是否背叛了人类的争论。ChatGPT的出现，让我有点害怕人工智能，想起了一句话，“技术创新会造福人类，但有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”。

古代士农工商，现代社会刚好反过来。如今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文科被弱化，人们都主张“学以致用”，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用。

专家说：当前ChatGPT支持以下文案生成——学术、新闻、文案、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类别的创意写作。在主题拟定、风格模仿、文本续写等任务的命题写作，以及代码生成等，ChatGPT在一般文案创作中表现较好，在“逻辑通畅、文平字

顺”方面甚至超过大多数人。

ChatGPT模仿杜甫写的诗，有趣极了，也有法律界人士认为，它将会取代律师助理。聪明人的发明一旦普及，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操控。ChatGPT横空出世爆红出圈，能文能武，智商情商超过普通人，好像很快被它取代的行业，会有电话客服、蓝领码农、文字编辑、翻译、基础律师……

值得思考的是，我们人类有什么核心价值不会被AI轻易替代？

科技进步已经到了4.0，恨不得7.0阶段，甚至人类仅存的精神和情感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被AI化。ChatGPT学人学得太像了，太像人们平时的开会发言和写文章了，而且该不得罪人的时候，也不得罪人。

好多人说，不要害怕人工智能，说人工智能唯一不能超越的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说的好像你这两样能力似的。人类作为一个群体，是体现出了集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但就个体而言，我们很像一台复读机。

我认为，当老师会越来越难，当学生会越来越容易。我更恐惧的是，你很难判断全班作业，哪些是ChatGPT写的，哪些是学生自己写的，给分给评语的手瑟瑟发抖。机器并不令人信服，如果伪装成道德专家、医疗专家、假先知和吹鼓手，ChatGPT更具有迷惑全人类的能力。

ChatGPT太好用了，确定会有人不想试试？

只是，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反噬人类？我说不准！